

品鉴录

大山装不下的情愫

——浅评川梅的系列散文诗《在九岭山里》

■邹晋开

—

2022年9月22日的《河源日报》万绿湖副刊发表了川梅的散文诗《在九岭山里》。孤灯夜下,我只拜读了几行,就令我眼前一亮,不禁脱口而出:“选材、语言、表现手法都很 有特色,写得真好。”随后,便一口气读完,真是一次美的享受。

第二天,我给川梅发了条微信:“昨晚品读了您的散文诗《在九岭山里》10章,觉得非常好,简洁精练,清新洒脱,富有哲理,很有文采,更有意境。”

川梅回复:“您觉得好,帮着点评一下,上次也发了一组,7章。”

我回道:“上一组我没看到,哪天发的?”“请将另一组发给我,待后有空再评。”

随即,我到书房的旧报纸堆里翻了好大会,才找到了7月18日的《河源日报》,并更加认真地拜读了川梅的另一组散文诗《在九岭山里》。

后来,我又于11月4日和2023年1月7日在《河源日报》万绿湖副刊上读到了川梅的另两组散文诗《在九岭山里》,并注意到了这4组散文诗,有3组散文诗发于副刊版头条,共34章。

兔年春节宅家,我又重读了川梅的散文诗《在九岭山里》,并写了本浅评。

二

川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星星》《当代诗歌》《中国散文诗报》等全国各报刊发表过大量作品,出版有《远山那一片故土》《远山乡情》《青鸟》等诗集,并于1998年加入了中国散文诗学会。

2002年7月22日,河源市首届校园文学夏令营活动在河源广播电视大学举行,我聆听了已83岁高龄、延安时期的“红小鬼”、中国第三代散文叙事诗代表人物、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柯蓝老师精彩的散文诗创作讲座。他说道,我正在写《中国散文诗创作概论》,估计要写30万字。有个叫吴川梅的,散文诗写得特别好,本来有望成为我国第四代散文诗代表人物的,可惜他后来不写了,被香港一个女诗人超越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何处?为什么不再写散文诗了?坐在台下的我,当即写了张小纸条“吴川梅就在河源市公路局”,并请工作人员递给了柯老。

讲座结束后,主办方安排我与其他三位嘉宾在台上就座,一起回答同学们的提问。

散会后,我即向柯老说明那张小纸条是我写的,柯老当即嘱咐我:“晚上带吴川梅来野趣沟见我。”

我时任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川梅的妻子廖雯是会员。我便给廖雯打了电话,要她与川梅晚上和我一起去野趣沟拜见柯蓝老师。

野趣沟是万绿湖畔的一个风景区,号称“中国第二沟”,离市区仅14公里。

在一栋别墅里,我把川梅夫妇介绍给了柯蓝老师,柯老师可高兴了,自始至终与川梅谈笑风生……

川梅说起后来没再写散文诗的缘故——精力都放在工作和生活上了,写的都是公文语言或新闻语言,文学语言就一度“休克”了。

三

九岭山脉位于罗霄山脉之北,为幕连九山脉的南支,绵延于江西省的九江、宜春、新余、南昌所辖的修水、武宁、永修、万载、铜鼓、奉新、靖安、宜丰、新建、安义及湖南省长沙所辖的浏阳等两个省5个

市12个县区之间。

川梅出生在湘西,但很小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在修水、铜鼓、奉新、宜丰、靖安交界的这片九岭山脉里闯荡谋生,经风历雨,侵霜傲雪,年复一年,为后来创作散文诗《在九岭山里》积累了取之不尽的丰富素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宝贵源泉。

川梅的《在九岭山里》,涵盖了散文诗的所有要素,写尽了九岭山的父母劳作、农田菜园、村落炊烟、方言兴衰、山峦涧溪、草木花卉、飞鸟虫鸣、蝴蝶蚂蚁、鸡鸭牛狗、蓝天白云、小桥流水、寺庙荷塘、日出月落、风雨霜雪、春夏秋冬,描述了自己一段难以忘怀而又获益匪浅的生活经历,抒发了自己苦涩与甜蜜共存、煎熬与受用同在的情感世界,渗透着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独特而又深刻的多重感悟,充满了勇敢与智慧,横溢着才情与文采,读之爱不释手,品之顿有所悟,思之颇受启发,忆之不禁叫绝。

川梅也曾说过:“我的散文诗跟主流不同,在题材和手法、技巧和语言上,都是相对有特色的。”

四

川梅在与我的微信交流中说过:“我在语言上比较认真。”认真到何等程度?读了他的散文诗《在九岭山里》就找到注脚了。

《娘从来不给芭蕉好脸色看》,“娘”与“芭蕉”原本不太搭界,但作者硬是以认真的语言、拟人化的笔法将两者紧密地相系在一起。“芭蕉摆一摆裙裾,给娘讨好”,而“娘从不给芭蕉好脸色看,把鸡赶到芭蕉下,把鸭赶到芭蕉下,生气了,把狗也赶到芭蕉下。让芭蕉庸俗起来,俗得没文化”。于是,“那么长的芭蕉叶,绿得那么贴心,多么委屈”。人们都说“天下最善良的人就是娘”,可娘为什么这样对待私毫也没碍着自己的芭蕉呢?因为“农家的日子没有《卜算子》,也不用懂《沁园春》。娘常年在土地里手忙脚乱,累到无名火没地方出,就往芭蕉上撒”。农家生计、农活艰辛、常年劳累,或者还有家庭成 员间的一些矛盾,都会给娘生出许多“无名之火”,而且还“没地方出”,只有“往芭蕉上撒”。廖廖几笔,便将农家的艰辛与无奈写得活灵活现、神形兼备。作者还给芭蕉幽了一默:“芭蕉是从古诗里跑出来的,那个叫李清照的女人唱了芭蕉,却不给芭蕉们留后路,流落到这山野村廓,在矮檐下低头。”芭蕉虽有委屈,但不能怪“娘”,要怪就怪李清照:《娘从来不给芭蕉好脸色看》的语言,字字认真,句句不敷衍,将“娘”与“芭蕉”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描写得一波三折,自然顺畅,把“娘”的勤劳、艰辛、无奈及倔强的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掩卷深思,回味无穷。

天下母亲一样勤。母亲的勤劳、艰辛与倔强,是有回报的,那便是“能把到生活的脉搏”。《一群蝴蝶在豌豆藤蔓上美得无聊》说的,绝对是普世真理。“农家生活要靠菜园子托底。餐桌上的日子,才有滋味。一片春意盎然的菜园,就是娘心里足足的底气。”“手伸向菜园里,就能把到生活的脉搏。”母亲种的一片菜园,不仅让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滋味”,母亲心里也有“足足的底气”,就连一群“美得无聊”的蝴蝶也羡慕母亲的“底气”,“纷纷化身成翠色的豆荚,朝娘弯弯曲站着眉目传情,弯弯地俏。”

如果说这几章只从几个侧面描写母亲的艰辛劳作,《菜园里的那些瓜没有文化》则较为具体地歌颂了母亲平凡中的伟大。“农家的瓜没文化,但它们的情商高,懂得讨娘的欢心,一个个在娘的眼里,不按计划地胖,胖得名副其实。”“乡土生活,鸡鸣狗羊,田间菜地,娘忙得不亦乐乎。娘的忙不值钱,山里时光缓慢,不忙,会更慢得慌。”“娘一忙起来,就不分东南西北,也不怕贫富贵贱。夕阳下,她忙碌的影子,比那些树的影子更胖。”正因为娘“忙碌的影子,比那些树的影子更胖”,才“懂得讨娘的欢心”。两个“胖”字和一个“讨”字,这语言多认真啊,既非常形象,无比生动,又入木三分,力透纸背,耐读耐品。

又如《布谷鸟在对面山坳上催春》,将父亲、泥土、布谷鸟、春,都写活了:要关联,有紧密的关联;要情趣,有独特的情趣;要空间,有想象的空间;要意境,有深邃的意境。“父亲赤脚踩进泥土,踩得泥土吱吱响,像是踩到了泥土的动脉,把春,萌动了。”“土地有了人气,春,就冒出了头。”“布谷鸟在对面山坳上催春,催快快下种,急得父亲满头白发,都出来了。”谁都知道,父亲的“满头白发”是几十年与泥土相依为伴、经风历雨所致,是在漫长的艰辛岁月中留下的饱经沧桑,如果说也与布谷鸟有关,也是布谷鸟几十年的“催春”催成的。多认真的语言,多引人入胜的叙述,多令人深思细究的描写,不禁让人击节细品,拍案欣赏。

农家的劳作再艰苦,日子过得再艰辛,也有欢乐的时候,乐观是农家的本色。谁若不信,请看《很多梦想在山脉上荡漾》:“只要看着地里的庄稼茂盛,父亲就笑出一脸沧桑。农事很累,庄稼拔节的快乐,也是父亲的快乐。”“很多梦想在山脉上荡漾。”“没有哪一个物种会要语映山红的颜色。在九岭山里,山峰早就学会了赞美。蚂蚁哪怕终身过不了河,遥望彼岸,也从无怨言。”父亲、蚂蚁、映山红、山峰,他们各自存在,各有梦想,各自灿烂,各自伟大,却有机地统一在九岭山里,组成一幅和谐而壮丽的画卷,美了父亲,美了蚂蚁,美了映山红,美了九岭山。

农家苦,农家乐,九岭山里的农家,在“苦”与“乐”的纠缠交织、无限轮回中,年年如一,岁岁相同,苦到骨子里,乐在心坎上。正如《百丈寺门前的荷花欲开未开》所言:“村头树下的老者,拉响破旧的二胡,一会儿江河水深,一会儿又万马奔腾。”这位拉破旧二胡的老者,将自己大半生的苦与乐、欢与愁、喜与怒、情与爱,全都注入天籁之音。

《方言》中有这样的诗句:“不知道是谁种出了这么营养的方言,把九岭山南面的山脉,喂养得苟且又丰满。”“方言有时候也是圆的,让远山平安无事。”“守着方言的人都渐渐老了。方言也老得有些苍白,不知道到哪里补充营养。”“种”“喂”“圆”“守”“老得”,这几个字,写得多么“认真”啊,如在这几个字眼的位置上换用别的什么字,诗中韵味肯定要大打折扣,根本就读不出如今的意境。

五

川梅曾几次与我在微信交流中聊起他对九岭山的深厚感情。他说:“九岭山于我,比对故土的感情更深,但第二故乡更令人刻骨铭心。川梅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离开第一故乡,在九岭山里落脚、长大,与九岭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把九岭山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九岭山里》的所有篇章,都倾注着作者发自内心的深情厚意,并感染着读者。

乡愁总会跟着游子的脚步走,游子走到哪里,乡愁就毫不犹豫地

跟随到哪里,而且长留在游子的心尖上、脑海里,挥之不去,不招自来。川梅离开九岭山后,也难逃乡愁的跟随,被乡愁粘得紧紧的。他在《母亲的一些脚步开始匆匆》里写道:“山里的早春,乡愁还只是唐诗中那些老套的意象,在宋词里拐几个弯出来,也不见《临江仙》,只有自咏寂寞的元曲,还在《声声慢》。”“娘不懂得诗意,忙完地头,还要在鸡飞狗跳中左右逢源。最八卦的,也只是在门前的芭蕉下东张西望,探听乡愁真正的内涵。”母亲的这一缕乡愁,也绵延到了川梅后来的乡愁,而且全都写进了《在九岭山里》,这是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一生难以忘怀的地方。

“那些远离了乡土的人,在异地,常常会梦里,煮沸一壶思念,就着方言,情饮浓浓的乡愁。”《方言》中的这句诗语,便将游子的乡愁在“煮”与“情饮”间别具一格,别有滋味,别有深情厚意,别有柔情愁绪……

六

川梅还说过:“诗,还是真情实感的好。”无论什么文学体裁,尤其是散文诗,真情实感是不二法门。川梅深谙此道,《在九岭山里》的篇章中应用得如鱼得水、信手拈来。

“宝峰寺从来不是我的目标,过不过河对我没有必然的意义。在红尘,我只是一个过客,任何方向都不是终点。”这是《没有人告诉我一条河流的深浅》的诗句。人人都说我爱故乡,哪怕他心里早已不爱,但也没人说不爱故乡,话里有太多的虚情假意。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伯桑曾经说过:“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他乡容不下灵魂,故乡安置不了肉身。”爱故乡,不等于一辈子都要待在故乡,哪里都不去。就算一辈子都待在故乡,始终没有离开过,也不等于就爱故乡。有人离开故乡,是一种被迫,或与所处的环境有关,或是生活所致,是一种无奈。有人离开故乡,是一种自觉,或想闯荡社会,或想换一种活法,是一种希望。川梅离开自己的故乡——湘西,则是一种被迫与无奈,他的“目标”在九岭山里。俗话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后来,他的“目标”已不是九岭山里的“宝峰寺”,便又离开了九岭山,寻求自己心仪的新“目标”,像一只雄鹰飞向新的“目标”。他把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写进了散文诗里。正如诗中所言,作为“红尘”中的一个“过客”,“任何方向都不是终点”,这既是明智之举,也是真情实感。说话要有真情实感,写出来的诗句更要 有真情实感,而有真情实感的话,才有人听,有真情实感的诗句才能打动读者的心。

“在农业上忙碌的娘和父亲,从来就不懂历史。他们只会伺候庄稼,笑看庄稼年年轮回。”这是《野史上写的都是平凡》中的诗句。若作者写的“娘和父亲”都懂“历史”,那就离真情实感太远了,纯属糊弄读者。但作者不可能写出“娘和父亲”都懂“历史”,因为作者一向提倡“诗,还是真情实感的好”,自然就会说到做到。

《那些山都在娘的心上》,写的是娘把“土得掉渣”而“没人要”的山名“捡起来”的事。“娘年纪大了慢慢慈悲,就去把那些名字捡起来,分发给一个个山头,让那些无名的山头下里巴人。”“娘每次去百丈寺拜佛,来来回回看那些山,它们都在娘的心上,想喊谁就喊谁。”“娘”与“山”的感情,就在这一“捡”、一“分”、一“喊”中体现得独一无二。

下转6版

本期推荐 李颖杰

四季序(组诗)

我们缠绵

大地的山峦是连绵起伏的乳房
天赐的甘露浇灌
爱意四处攒动涌起
你的缠绵
如无法逃避的昆古尼尔

隐秘草丛中爱潮流淌
鸟儿从高处俯瞰万物的鸣声
夜晚贴着大地沉厚的胸膛
交换着爱情的誓言
违背者将被放逐于月亮
或是月亮亲自轰鸣陨落
碾碎轻佻的语言

清晨花朵的摇铃如此催人
舍不下酣睡
我们再次缠绵
献上最赤裸的吻
一切都在眼眸中燃烧

春意

爱意的春芽从我身体抽出一颗温柔的心栽在土壤里
根慢慢地蔓延、生长
要扎多深
才能说这是深沉的爱呢

春雨缠着谁的衣角
又渐渐冷冷地敲响房门
窗外竹影静静地飘摇
在屋内等着什么人
等携着春天的女子

轻瞥亭下的长廊
总以为有谁悄悄地走过
总想是那个梦里
偶然相遇衣袖中略带
淡淡春意香气的女子

总是猜疑、猜疑
不巧打破了这个春雨的梦
我沉默、沉默
在屋前踱步、踱步
推开木门
看见一片春意

竹席蒲扇

在此地的三伏天
我的心是这般燥热如火
烈日可否审视我
谁人看见罪孽和黑暗

谁乱七八糟地躺着
竹席上小摇蒲扇轻轻纳凉
将灵魂袒露于此
那刻夏天凉爽地笑着
风扇吱呀欢唱
在小巧的梦中恍惚成长

那些悠悠种下的果实
又是谁将它们藏在云里
以至于未来得及摘下
就掉落在人生的荒土中
滋养童年的闲意

我们于夜晚的微风中相遇
交换着彼此的梦想
海边悠扬笛声飘过一个国度

你赠予我一颗晶莹绝世的果实
能让我捕捉我所想的一切
可我已无法吞下
这甘甜的苦涩让我哭泣

黝黑的沥青黏着沉重的步履
我难以再走一步
花岗岩的滚烫、圆铁护栏反射的天光
都让人汗流浹背

几碗糖水

番薯切成方块
小火慢慢地煮着夏日的秘辛
守在炉火前打盹
水汽鼓响着瓦盖的呼噜
小雾朦胧着二十年

绿豆莲子
如峻青森色缀着天山白雪
却从未去过如此遥远的山穷水尽

谁都远行在外
任由夏天烧毁我的花园
闷热以至于缄口

不如轻轻回来
番薯糖水和绿豆莲子汤
瓷碗勺子叮当响
撞着难得的冰凉

伤心人

伤心人依偎着太过沉重的树
难以扶起生命的重量
他们一起哭泣
掉落秋叶、忧愁与泪水

掩面而泣
微寒晚霞平静地为我披上大衣
落满一身秋天

总爱独自买些苹果与石榴
受着太多寂寞
粒粒红宝石忠诚地相拥
剥离的快乐让你短暂忘记悲伤
剥离着你的秋天

大概这时候就是秋天
注定是一个分离的悲伤季节
请带走
这只被困住太久的蝴蝶

冰皮秋凉

捉着萤火小灯笼
黑夜的孩子在夜幕中
一闪一闪

那天蜡烛不小心烧了灯笼
而今日再也不会
看着萤火在月光下融转
我的心湿润了

莲蓉、双黄、五仁
中意小巧冰皮
白白糯糯如月亮
桂花树下邀请我品尝秋凉
体验远去的滋味

岁月躺在藤椅上
发出吱呀的声响
摇过一个个纯真时光

我预测着秋天的离去
披上薄薄的衣裳
我沁着冰凉的思念
叫着小孩回家

冬天爵士帽

冬天实在是一个分别的季节
在一个难得的太阳温暖的日子
送到车站
羊毛般温柔的雪
从某个车厢下来
戴着微卷的爵士帽
风雪仆仆地点燃香烟

快步地挥手走来
毫不吝嗇地用时间拥抱
火车鸣笛
被弥漫的蒸汽遮住一身

我又送你离开了
驶向没有风雪的归途
想着应该也买一顶帽子
这样就看不见悲伤的眼睛

何时再见
成为古老的谜题
重走结霜的旧地
你已远去
能祈求你突然出现吗
就在此时此地
我们第一次相拥
第一次交换誓言
妄想着以生命去恪守

冬天远行在外

为何你们远行而去
在突然之中
又或是计划之间
冬天已经临近在我眼前
却又又要承受这么多的离别

连酒都来不及温热
只能请求冬风捎去我的祝福
厚重的时光被无情地翻阅
一遍又一遍

在白雪纷飞时热烈地登上山峰
俯身亲吻太阳
看着连绵无边的茫茫故土一片
在晚霞与月色的争执时下山

孤独的雪
孤独的雪
你们又飘往何方
我被困于下山的路

遣吾独身
遣吾独身
我再也哭不出来了